

花，是莲花；鸟，是翠鸟；我，自然就是喜欢这花鸟的人。

此时，莲花已淡了盛迹，一早一晚有凋零、有委顿，但我依然乐此不疲地奔向那水塘，因为翠鸟一直都在那里。

那年，在水塘边见了翠鸟，从此我就认定了这喜欢。

在许多人看来，我痴迷于翠鸟，朋友们多调侃说它是我的“梦中情鸟”。可没人知道，在这之前，我的心中跳动的一直是灰黑的鸟雀。

大抵是因我老家山水薄瘦，鸟雀稀少，花草素淡。

鸟，在院子里外飞来飞去的，除了燕子，就是麻雀，稍高的枝头，或许还会有几只喜鹊。燕子的叫声“唧唧弄弄”，好似南方人那听不懂的“蛮”话，这爱登堂入室的小鸟便让人生出一种客套，少了贴心贴肝的感觉。倒是麻雀，房檐上叽喳，门槛上蹦跳，再加上那短促而发良的叫声，活脱脱就是老家的土话，就格外亲切。

那时的天空上，偶尔会见到老鹰，形体的色调其实和麻雀差不多。可鹰在我心里，却不是麻雀那样能让你随意亲近的，它是一种威严、一种仰望，像我那瘦而不苟言笑的父亲。

很小的时候，半夜醒来，屋里漆黑一片，唯有窗子泛着朦胧的光。那里，有树的影子，在窗上摇曳。我幼时就喜欢水墨画，大概就是受了窗子上这影子的感染。那年，我用整整一天时间临摹了一幅李苦禅的老鹰，贴在自己的房间里。这老鹰图，是黑白的。那鹰，是站在一块岩石上的鹰。鹰的喙、鹰的爪、鹰的眼，无不透着一种犀利的力量。李苦禅很少画翱翔的鹰，多是画这样蓄积力量的鹰。

这画，是我致敬父亲的。当年，他从大都市回到乡村，在岁月最艰难的时候，就是以这种姿态面对生活的。而这画，也是我激励自己的。因为母亲重病，我无奈离开了学校。在这灰黑的日子里，我要学父亲的样子。

其实，我对色彩的淡漠，大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

故乡的花不多，于春天，是荠菜，是蒲公英，是大蓟和小

蓟；于秋天，则是只有各色的野菊了。这许多的花，色调简单，但异常活泼。在我眼里，与那麻雀一样，有无拘无束的亲切。

那时村子四周有几个水塘，村东那个水塘，是唯一一种有莲花的水塘。村里唯一叫莲的那位女子，总在水塘边洗衣服。叫莲，果然生得和莲花一样，文静而透着灵气，让小小的我生出一种仰望。谁知，她竟然嫁于邻村一个丑丑的男子，从此，那条小路上来来往往的她，再没有了鲜艳的生机。

不知为何，后来那水塘无人打理，那莲花一年一年，终于被杂乱的水草淹没了。这或许，更加剧了我对色彩的淡漠，而沉陷于黑白之中。

对于生活，我说不上悲观，也说不上乐观，但这黑白并非一塌糊涂，是有深浅、有呼吸的，如麻雀或是老鹰的羽毛，只是少了一些积极的态度。

那年，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是去看莲花的，只是有意无意地路过那里。然而，一只小小鸟忽然飞临，那鲜艳活泼的羽毛，让我眼前一亮。

莲花花蕾之上，小鸟端立，那红红绿绿的色彩，让我眼里黑白的情调忽然就挂上了一层琉璃釉彩。

这，可是一只涅槃重生的麻雀？它，忽然就唤起了我对色彩的喜欢。这欢喜，让我成了水塘边最痴迷的常客。

拍了无数翠鸟，我最爱的还是它立于花苞之上的样子，那姿态，让我再次想起老鹰。我知道我这辈子，是学不来父亲那份刚毅的，只能以一只小小鸟的样子，热爱远方。伫立一处，不鸣不唱，思索，眺望。

色彩的觉醒让我的心头多了许多欢喜，阳台上的花草鲜艳了，门前的蔬菜也苍翠了。你若生欢，麻雀也可以是五彩的，飞与落，都是鲜艳的蕾与朵。

此时，我忽然又想起老家的那水塘，那莲花可是又开了，那叫莲的女子是否又去过那水边？



## 我们的「珍珠翡翠白玉汤」

□王国梁
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住在小姨家。被她照顾三年后，我终于考上了大学。那时没有电话，我到学校拿了通知书，飞奔着跑回小姨家。小姨捧着我的通知书，眼泪都出来了。那天中午，小姨给我做了炸酱面。那顿炸酱面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好吃的一顿，香得没法说。小姨笑眯眯地看着我吃了一碗又一碗，三碗炸酱面吃完，我满足极了，仿佛觉得全世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

今年我去看望小姨，她留我吃饭。我说想吃她做的炸酱面，她会意地笑了。炸酱面做好了，闻着依旧很香，可尝了一口却觉得味道一般。虽然我对小姨说“还是当年那个味”，可我只吃了一碗就吃不下去了。我很清楚，不是小姨的厨艺不行了，只是因为我没有了当年吃炸酱面的心情了。而且多年过去了，我品尝过太多美味，一碗炸酱面确实无法唤起我的兴奋感了。这真是有点无奈。

这是我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

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的故事我们都熟悉，说的是朱元璋当乞丐时，有一次饿极了，一位老婆婆用白菜帮子、菠菜叶子、豆腐等熬了一碗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给他吃，他觉得这简直是天下第一美味。他当了皇帝后，吃腻了山珍海味，忽然想起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，于是让人来做。御厨是用最好的食材和调料做的，可他吃起来怎么都不对味。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发小大洲早年去大城市做生意，越做越大。这些年他很少回乡，有一次他跟母亲说起家乡的红薯干最好吃，放到粥里特别甜。大洲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张罗着给他晒红薯干。如今农村已经不晒红薯干了，甚至种红薯的都很少。老母亲买来红薯，擦成薄片，晾晒在秋阳下。红薯干终于晒好了，她让人快递给大洲。大洲在微信上对我说：“现在的食物没法吃了，怎么都吃不出小时候的味。”我暗想，红薯干不过是大洲内心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

我们的味蕾有时很“势利”，会因境遇对待食物。同样的食物只因境遇不同，味蕾品尝出不同的味道。其实不仅是食物，别的方面也是如此。

一位女同学讲过她的经历。她小时候梦想有一件公主裙，就是那种白纱撑起来的蓬蓬裙，童话故事里的公主穿的就是那种裙子。18岁挣钱后，她立即为自己买了一条公主裙，18岁的女孩子穿公主裙并没有违和感，但她发现自己喜欢不起来了。那种裙子穿着显胖，不显气质。长大成人后的她与幼时的公主裙重逢，感觉也是不对味。这又是一道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

除了物质的东西，感情方面也是如此。有的友情或者爱情，会发生类似的变化，最终成为无奈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很多友情或爱情，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环境的变化而悄然改变。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改变，只是你浑然不觉罢了。时过境迁，我们品尝的美食越来越多，看到的漂亮衣服越来越多，见的人越来越多，经历也越来越多。我们偶尔想起旧物、旧人和旧情，想找到当年的感觉，可总是失望。

人生中，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呢？因为一切都在改变，你却妄想原地刻舟求剑。



孔祥秋摄

## 诗二首

□于金元

### 雨后黄昏

炊烟牵来了黄昏  
一同照看  
被雨洗得清爽的村庄  
风儿跃上了枝头  
摇落叶尖钩着的雨珠  
滴在狗儿叫声的间隙里

尾巴摇得很轻  
明亮的眼很清澈  
里面有村庄清晰的影子

雨很轻很清，我的心雨  
将村庄洗得清晰  
每一个叶片都清清澈澈  
西天晚霞  
照红了村庄  
鲜红桃子的色彩，很甜

## 时间

触摸身边的日子  
空的，没有  
现在  
风也没有

凝视时间  
一种流淌的状态  
所谓的现在，在  
过去和未来水的缝隙里

风在叶片上很安静  
白云，谁的棉花糖  
在河水的涟漪里化了又  
清晰

清晰又化了  
阴凉下，妈妈推着婴儿车  
未来很安静  
蝉鸣中，妈妈化为婴儿  
她的妈妈推着车